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范墉

欽定儀禮義疏卷七

鄉飲酒禮第四之二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自北方由便賓介不從　賈疏側者特也

賓介不從　敖氏繼公曰此降席自南方其義與介同

敖言側

案上降降席也下降降階也司正之作將使監酒非

賓介所宜參故特降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

復席相息亮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拜拜其許 賈氏公彥曰上云一相迎於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 敖氏繼公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司正之職亦主於相爾乃更其名者禮異於上宜新之也自是以後

禮節凡五司正皆有事焉於此立之亦留賓之意也謂之司正者以其正此飲酒之禮而名之　張氏養浩曰正獻主於行禮行禮則有節旅酬主於和樂和樂則易流立司正以董之則不至於流矣

案此時之司正即前此之相也其在鄉射又即繼此之司馬也相與司馬不言作獨司正則降階作之且拜其許者相徒贊主人之命司馬專掌一射之儀若司正則此日之與此禮者無貴賤卑尊皆將於彼乎

受正焉夫是以重其選而異其禮也鄉飲酒義曰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明日而息司正也以此鄉射禮主人再拜此亦當然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賓欲去留之告賓于西階上賈疏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内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　敖氏繼公曰司正緣主人意必欲安賓故受命于主人以安

之安賓而賓辭則是賓於此果有不安之心矣賓辭者以主人有旨酒嘉肴己已受賜為辭也執觶受命

贊辭變於君

司正告於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

賓主人既拜揖就席　敖氏繼公曰楹間東西節也

宜於楹為少南凡拜皆有相之者經不悉見之
案司正于阼階上受命主人西階上告賓又于阼階
上告主人還至中閒北面相拜蓋距堂廉不遠鄉射
禮先言司正相拜而後言賓主之拜於禮節次第尤
明故注用之以釋此文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共九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共拱手也少
立自正慎其位也　敖氏繼公曰奠觶不拜者獨行

禮則不象受觶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於君禮退而少立以其位在是也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亦異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階閒其南北當中庭賈疏鄉射云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

案云階閒則距階不甚遠士喪禮遂匠納車于階閒既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閒士虞禮饌黍稷兩敦于階閒特牲禮執事之俎陳于階閒足以徵其非南北之

中矦鄉射中庭北面盖與此異也

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觶奠之示潔敬也立于其南以察衆　賈氏公彦曰直洗不盥俗本有盥者誤　敖氏繼公曰坐取觶亦進坐取觶而反坐也不祭者變於獻酬也卒觶拜者宜謝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荅拜者非與為禮則不敢當也主人請立司正

而司正乃實觶自飲者所以為識又欲因以虛觶識其位也洗觶奠之不敢茍也

案司正之觶既以自表其位且示將以為罰觶也故取觶不祭而位於階閒取其賓主之適均也其卒觶也先飲以為酒令也故鄭重而拜之賓主不答者此觶非與賓主為禮也卒觶復洗而奠空觶者豫當酌以飲人也檀弓所載杜蕢之飲曠飲調并飲平公者其類也蕢復自飲而曰敢與知防則以防者司正之

職已非司正故云然

右立司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起旅酬也旅酬同階禮殺賈疏上正酬時不同階　賈氏公彥曰俎西之觶謂前一人所舉觶奠于薦右者今為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　敖氏繼公曰俎西于

薦西為少南上經惟言奠觶于其所故此明之賓於

一人所舉之觶亦取而遷之者以其代主人行禮故

也

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

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卒

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　敖氏繼公曰不拜卒觶

猶言不拜既爵也東南面於阼階上

案鄉射禮東南面上有進字下無授主人三字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

賓揖復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復席酬主人訖　敖氏繼公曰揖而復席禮之也

案鄉射禮於受觶上亦云進於主賓之拜皆云北面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已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賈疏亦西南面授之以旅酬皆西階上故也　朱子曰酬初皆北面但授觶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受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於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於介之東下受介酬者介亦既授乃還北面拜送也

案鄉射禮主人以觶適西階上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旅序也賈疏旅衆也而言序者謂衆以次序相酬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賈疏某在子上故知是姓若單言某則是字

賈氏公彦曰賓主及介旅酬不監以其習禮也　敖氏繼公曰相旅謂相旅酬之禮或言旅或言酬互見耳賓酬主人主人酬介司正不升則惟相之於下耳尊之也若有遵者則先衆賓酬之既則司

正乃升

衆賓介主人之酬司正不相疏本使能之意為說敖緣相拜之法為說兼之而義備矣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賈疏西階西即衆受酬者立處）敖氏繼公曰序端東面惟退而俟事之時則然自是以後於凡作受酬者則皆少違此位堂上者北面作之堂下者南面作之既則皆復此位也

案序端視西階西為益西司正始升相得立於西階西者以受酬者自介右也自此以後則衆受酬者受自左而西階西為受酬者之位矣故退立序端以辟之凡在堂上者司正作之則降席以就西階西之位在堂下者司正作之則升自西階以就西階西之位受酬者自介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由介東也（賈疏北面以東為右）尊介使不失故位　敖氏繼公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

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自介右則介當東南

面酬之若遵者受介酬亦然

衆受酬者受自左注今文無衆酬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受介也

賈氏公彥曰衆賓之内為首者一人自介右受之

自第二已下升堂下衆賓皆自左受之　敖氏繼公

曰受自左賓黨受酬者之正位也

案酬有主道而西為賓方其為介所酬者受於介右

將使介仍居賓方也其受酬於為介所酬者已下則受於酬者之左將使酬者得修主道也

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以下異也　敖氏繼公曰惟受酬者立於酬者之西及酬者既實觶進西南面為異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辯音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位觶南之位　敖

氏繼公曰卒受者無所旅自飲於上乃降

案酬之為義注曰勸酒也為酬賓言之也又曰周也為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於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奠之而不舉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右旅酬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敖云于西階上于字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人主人之贊者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李氏如圭曰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也　賈氏公彥曰答拜賓南面介東面　敖氏繼公曰亦代主人行事也至是乃併舉觶于介者異之也

案以燕禮媵爵之儀推之其實觶也亦當序進亦由

楹北其舉于賓者先酌舉于介者後酌乃之西階上先酌者在右後酌者在左北面乃坐奠觶鄉射禮舉觶者奠觶北面

存疑鄭氏康成曰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

辨正敖氏繼公曰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

案飲酒主於賓其次介故一人舉觶惟于賓至二人舉觶始兼及介雖有遵者不宜先之也鄉射禮舉觶于賓與大夫者以無介耳下文降席徹俎其序皆賓

先於主人介先於遵者則此之舉觶于賓介當以敖氏之説為正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鄉射禮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

鄭氏康成曰于席末拜

案逆降謂先升者後降猶昏禮言乜者逆退也燕禮媵爵者序于尊所以降拜于阼階下故曰交于楹北降是序降也此臣禮逆降所以變于君也司正既洗

觶而後升自西階此亦先洗後升與一人舉觶者同

以其皆用下篚之觶故也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

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注今文曰賓受

正義賈氏公彥曰皆進者一人之賓所一人之介所

鄭氏康成曰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　敖氏繼

公曰賓云取介云受錯綜以見其同也介亦辭文不

具耳鄉射禮賓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同也奠于

其所者賔則少南而當俎西介則少東而當俎南如於一人舉觶者之為也既奠于其所則興不言者亦文不具耳鄉射禮賔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舉觶者賔介未奠而降變於上禮

案鄉射禮薦西之奠言坐奠拜送之退言反位此文畧也

右二人舉觶

總論敖氏繼公曰此條有與一人舉觶之儀相類

者其説巳見於上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此盛禮俱成賓主百拜賈疏樂記文強有力者猶倦焉賈疏聘義文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賈疏雜記文請坐者將以賓燕盡殷勤也俎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　賈氏公彦曰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鄉射司正

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賔此亦同云主人曰請坐于賔亦是使司正傳語于賔也　敖氏繼公曰坐謂燕坐而飲也辭以俎者以俎辭其請坐之命謂俎在此不敢坐也俎肴之貴者燕坐則禮殺矣當俎而燕坐是褻之也司正于是又反命于主人

主人請徹俎賔許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司正傳請告之　敖氏繼公曰

賓鄉者辭以俎今主人請徹俎而賓許之是許其坐矣

案請者請于主人告者告於賓

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

敖氏繼公曰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乃受之也

司正升立于序端

正義鄭氏康成曰待事賈疏司正命弟子徹俎即升立于序端弟子尚未徹俎故云待事

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遵將盈反注今文遵為僎或為全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 敖氏繼公曰賓北面于俎南以當先取俎也主人介遵皆近其席而立俟取俎之節也遵者

乃此鄉之人仕至公卿大夫主人請之來與此會者也遵者席西上降席而立于席東便也

案鄉射禮主人降席自南方賓及大夫皆不言所自以上啐酒之降決之則賓降席自西方以席東南面之文決之則大夫降席自東方主人必左還賓介必右還而後鄉其席諸公大夫謂之遵者以其爵崇德備可為鄉人所遵法故請之以為矜式焉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

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衆賓從降亦為將燕　賈氏公彦曰鄉席取俎還轉授之故經皆言還　敖氏繼公曰北面取俎還南面授司正必言還者明就而受之司正受賓俎者賓尊宜異之此取俎與升受俎者皆以先者既降為節主

人介取俎不言所鄉如賔可知主人之俎乃以降自西階者辟君禮也人亦謂弟子鄉射禮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賔降立于西階西介在賔南大夫在介南衆賔又在大夫南少退案衆賔無俎亦降者鄉射注曰從降亦為將燕是也其位則鄉射禮曰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吐活反注今文說為稅

正義鄭氏康成曰說屨者為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　孔氏穎達曰以前皆立而行禮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　賈氏公彥曰曲禮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相鄉敬也玉藻著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說之北面鄉階主人先左賓先右亦取近於相鄉也　敖氏繼公曰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賓黨之屨亦北上坐於堂而說屨於上者惟尊

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於下揖讓者主
人與賓一揖一讓也賓則獻介介獻大夫大夫獻衆
賓以次而升
通論賈氏公彦曰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户内一人而
已矣彼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户内其餘說於户外若
在堂亦尊者說屨在堂餘說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
臣皆說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則公舃在堂矣飲
射行敵禮故皆說於堂下

右說屨升坐

乃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啗具以案酒也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 敖氏繼公曰特牲少牢之庶羞皆以其鄉牲肉為胾又有醢知此禮當放之也

設骨體所以致敬今進羞所以盡愛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 賈氏公彥曰記云其牲狗禮記又云庶羞不踰牲則所羞者狗胾也醢是舊作之物諸經又不見以狗作醢則醢當兼有餘牲 敖氏繼公曰羞者

進庶羞於凡有薦者也此時衆賓亦當祭薦文不具耳

無筭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皆是　楊氏復曰此禮無筭爵其文畧注引鄉射以釋之案鄉射無筭爵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

實之賔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賔長受而錯皆不拜注云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賔實賔長之觶以之次大夫也此禮亦同但鄉射無介此禮有介當實賔之觶以之主人實主人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賔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衆賔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賔長如此交錯以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觶者洗升實

觶反奠于賔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而止此所以為無算爵也　敖氏繼公曰無算爵者行其奠觶終而復始無定數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賔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賔與大夫此異于彼者舉觶及反奠不于大夫而于介耳其賔觶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可以類推

案此二觶之行楊氏推說頗備然以二人舉觶為於

賓與大夫則循用注說與敖氏異二禪竝舉以之賓介經有明文此有介鄉射無介所以異也當據經以敖氏之說為正

無算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

賈疏如上閒歌用小雅合用二南

敖氏繼公曰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故爵無算樂亦無算歌與閒合所用未聞

案鄉飲酒義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則雖無

筭知其不及於亂

右無筭爵

賓出奏陔陔古才反後記同

正義鄭氏衆曰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鄭氏康成曰陔陔夏也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敖氏繼公曰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者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鷔夏言以鐘鼓者庭中先擊鐘却擊鼓而奏此九夏也天子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用陔夏其餘無文

案經傳中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詩之類有其

譜而無詩篇九夏是也周官明言以鐘鼓奏九夏左傳亦曰金奏肆夏之三呂叔玉乃以肆夏為時邁樊遏為執競渠為思文夫執競歌成康矣豈其周公制禮而豫著成康之謚乎宜歐陽氏决破鄭箋而鄭樵斷以九夏為無辭也九夏之用其見於經傳者惟肆夏為最廣周官但言尸出入者以其命於大司樂者言也若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之用則經傳無文杜氏直以意為説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

案九夏謂之金奏以其有鐘也何獨於陔夏而無之無鐘則不成爲夏注謂大夫士有鼓無鐘非也鐘磬縣於阼階之西則鼓當建於西階之東矣說見下記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東西面拜也賓不荅拜　敖氏繼公曰再拜送賓也不拜送介殺於初賓主人以下

當屨而後出經文畧也　馬氏晞孟曰說屨升坐脩爵無數宜其醉矣而賓出主人拜送如禮蓋自始至終皆有節文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右賓出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遵將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干主人正禮也賈疏正禮謂主賓獻酢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賈疏周官典命文　敖氏繼公曰此謂遵先俟於

門外以一人既舉觶為入之節諸者不定之辭大夫兼卿言也主人於遵者亦使人告之公大夫若皆來則同時入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之後於衆工未入之前乃於是言之者以其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故也大國有孤其官或與天子之三公同名晉有大師大傅亦可見矣

案若有遵者上云賓以其在賓黨也則主人亦使人豫戒之可見矣不召而來自無此理詳見鄉射禮

存異鄭氏康成曰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賈疏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故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

案注以公為大國之孤是也以經言諸因有三監之說而周無此法後人又或以寄公者當之說益淵矣統公卿大夫而言則諸者非一之稱也抑古之從大夫者雖已老不廢朝謁孔子吉月朝服而朝是也若然則大國之孤容有老於鄉者而與此禮亦事之所時有緣此而多生曲說不已末乎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重直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此二者于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　賈氏公彦曰賓在户牖之閒酒尊又在户東席此二者又在酒尊之東云賓東者但繼賓而言耳三重再重猶言三領二領也　敖氏繼公曰席于賓東尊之不與正賓齒亦不加尊於其正賓也貴貴尊賢尚齒三者之義竝行而不悖於斯見之矣禮再命則不齒于鄉里若爵為大夫雖非再命猶不齒也三

重再重皆蒲筵緇布純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言加此重席亦兼卷而設之公三重大夫再重者以大夫宜異於士而公宜異於大夫也

案黨正之飲再命齒於父族則有席於賓西者矣此賓賢能凡尊者皆席於東故曰賓東明不與賓齒與黨正之飲異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去起呂反下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謂入門左也主人迎遵者賓以下皆降其意與上同迎不拜者別於賓介亦以其在門内也迎於門内而拜降等者之禮也公於主人為踰等乃後升者非正賓也升階正法客尊則先升如賓禮如其獻禮也辭一席不敢當也諸侯之加席與其下席而二此席雖非加而數則過於二故辭之而主人亦許而徹之也遵者辭席之節見鄉射禮　賈氏公彥曰賓獻介此公與大夫同入亦獻大夫位西

階下東面位　鄭氏康成曰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

案公與大夫或兼有或只有其一故曰如不定之辭也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賈疏此三重再重皆一種故云上席明無異也

敖氏繼公曰如介禮亦如其獻禮

耳若其酢則主人於公大夫一也鄉射禮大夫之酢其儀與此介同諸公雖尊禮宜如之所以辟正賔也委卷而置之也席端席北端也不徹不使人徹之也主人對不許其辭也不去亦謂不使人去之也大夫辭加席謙也有諸公則大夫自委其加席者公惟再重己宜辟之主人不徹明其有為而為之非正禮無諸公則不去者士亦一重異爵者不可以無別也無諸公則大夫之席在尊東南面有諸公則席在主人

之北西面云辭加席委于席端則是凡辭席者皆近席為之也此重席乃云加席者但取其在上故爾非謂此席即加席也凡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之

重席則否

案此禮但重席耳而曰加席者以其有加於賓主之席也公三重席正也必辭一席者不欲有加於大夫也注謂讌自同於大夫是也公辭之而主人即去之者以雖去一席猶異於己之一重也大夫有諸公則

辭加席者以公既辭一席則不可以同於公也敖氏謂公惟再重已宜辟之是也主人不徹而聽其自委者以徹之即同於已之一重也無諸公而大夫猶辭加席者不欲有加於賓也鄉射注謂謙不以已尊加賢者是也主人對而不去之者大夫再重席正也敖氏謂士亦一重不可以無别是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又記云司宫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又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彼禮異國之客有別席也燕禮司宮筵賓于户西東上無加席大射司宮設賓席于户西南面有加席

右遵者之禮

案遵者獻酢之節詳於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禮本同可互攷也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今文曰賓服鄉服　朱子曰古經文無上服字今有之衍文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服昨日飲酒之朝服也賈疏知是朝服者下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拜賜拜恩惠　敖氏繼公曰鄉服鄉飲酒之服即朝服也變朝言鄉見其與昨日同也拜賜拜謝其飲已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也凡拜賜者例不見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

門外乃退　敖氏繼公曰辱拜賜之辱也主人往拜

賓辱者敵也凡尊卑不敵則不答拜賜之禮

右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

正義鄭氏康成曰釋朝服更服玄端也

案釋服而息司正則息司正所服者必玄端也息司

正宜降於正禮一等則正行鄉飲時朝服無疑矣唯

其然故前而謀賓介後而拜賜拜辱皆一同於正行

禮之朝服也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以經未著所服故記之不别言飲酒之何服則朝服之不改也決矣或疑未仕者不應朝服夫士始冠即備玄端皮弁爵弁三服矣朝服在玄端之上皮弁之下亦士禮服之常也特牲助祭者皆朝服豈必皆已仕者乎

乃息司正

正義鄭氏康成曰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　敖氏繼公曰息疑即燕之異名

考工記梓人職曰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於學宮行之必息司正者以昨日勞之而待之之禮又殺於賓黨故也

無介不殺（殺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勞禮略也司正為賓不殺則無俎

敖氏繼公曰皆貶於飲酒

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召也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為

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　敖氏繼公曰亦使人告之唯言告是不請矣不請則不速可知皆異於賓也先生君子若與其位葢如遵先生說見士冠禮君子國中有德有爵者也案既言徵唯所欲又曰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者先生君子未有不欲徵之者徒以此時之禮既殺於正禮疑不可以屈先生君子故明之其來其否則唯先生君子之意而已

賓介不與與音預注古文與為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瀆則褻　賈氏公彦曰數則瀆瀆則不敬故不與

鄉樂唯欲

正義鄭氏康成曰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　敖氏繼公曰鄉樂凡國風皆是也國風為大夫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禮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息

司正禮輕故唯用其正樂耳鄉射禮云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然則工入之節具在無算爵之時乎

右息司正

案息司正之禮鄉射所載較詳此從略者亦以二經可互考故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　敖氏繼公曰鄉鄉飲酒也不言飲酒省文耳孔子曰吾

觀於鄉王制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其儆也於此云鄉者如燕禮記先言燕特牲記先言特牲饋食之類也謀賓介為飲酒之始故即服其服經不見所服故記明之

皆使能不宿戒

正義敖氏繼公曰皆皆賓介也其下者亦存焉能謂善於禮者當日乃戒之故曰不宿戒知其能乃使之故如此　鄭氏康成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

而復宿戒賈疏士冠禮先戒賓又宿

賓能即賢能之能鄉射記同見飲射之席於上者皆以能為選與正齒位之以年定者異自食燕之禮皆不宿戒矣飲酒之禮視燕故亦如之

右記賓介

蒲筵緇布純純章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席也純緣也　敖氏繼公曰公食大夫記蒲筵常緇布純此不言常其度或短與

右記筵

尊綌冪賓至徹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綌葛也冪覆尊巾　敖氏繼公曰賓至徹冪臣禮之節也士昏禮夫婦入于室贊者徹尊冪特牲禮尸即位而徹冪皆與此類

通論賈氏公彥曰冪為塵加設之但用不用不同者醴皆不用質也士冠禮禮子昏禮禮賓贊禮婦聘禮禮賓是也醮亦無冪從禮子也或以尊臨卑亦無冪

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無冪昏禮尊于室內有冪
尊于房户外則無冪是也鄉飲酒鄉射有冪者敵也
若祭祀之冪冪人云以疏布冪八尊注曰天地之神
尚質也以畫布冪六彝注曰宗廟可以文也凡王巾
皆黼諸侯無文或與王同其喪中之冪則大小斂奠
用功布也士虞用絺與吉同

右記尊冪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亨普庚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鄉飲與燕類也而燕於君禮為差輕鄉飲於臣禮為差重故牲不嫌其同亨煑也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惟有一門故牲爨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孔氏頴達曰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

存疑鄭氏康成曰狗取擇人堂東祖陽氣所始也

案春官小宗伯職毛六牲鄭氏衆曰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是狗亦牲之一也狗不在牢數而燕與大射皆用之者以燕射輕於饗食也鄉飲不可有加於燕鄉射不可有加於大射其同用狗也固宜以堂東為祖陽氣雖本鄉飲酒義而其說終濶當以敖氏為長

右記牲

獻用爵其他用觶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尊不褻用之　賈氏公彦曰獻用一升之爵酬及旅酬皆用三升之觶　敖氏繼公曰具他謂酬及舉觶之屬也此上篚之爵三觶一下篚之觶三

案酢亦用爵但言獻者酢統於獻也

右記爵觶之用

薦脯五脡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脡弟郢反本亦作脡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脡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

尺有二寸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賈氏公彦曰此横祭于其上者於脯為横於人為縮　敖氏繼公曰祭者半脡使人以為祭也云横祭則五脡者縮遵也左房東房也有左房則有右房可知

案此薦惟言遵不及豆鄉射記詳之

右記脯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正義鄭氏康成曰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　賈氏公彦曰既由東壁恐自東階升故明之　敖氏繼公曰上言亨於堂東北而不別言陳俎之處則是俎亦未離於其所也故其設時由東壁而來必言由東壁者嫌俎當自門入也云自西階升者明賓主同也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胳音格腠千豆反注今文胳作骼俗本胳肺上有肫字者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

二肫胳也賈疏此如特牲少牢不取觳也敖氏繼公曰注此語不備後脛骨亦三髀肫胳也髀雖或不升然不可以為非脛骨　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上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捘也右體周所尚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　賈氏公彦曰凡解體皆連肉骨為本故以骨名肉賓用肩尊賓也有臑肫在而介不用者蓋以為大夫俎大夫雖尊不奪賓主正禮故用體卑於主賓而尊於介也若有一大夫則介用肫有二大夫則介用胳也進理

與公食同是生人食法少牢進下是鬼神食法　朱子曰介俎脊脅胳肺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删去　敖氏繼公曰案疏云介用胳又云或有肫胳兩言者據前說則胳上固無肫字攷後說則是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胳者矣盖後人妄增當時無有是正之者故二本竝行其後石經與印本但以或本為據所以皆誤也肺言皆離明無切肺祭

以離肺飲酒正禮也皆皆肩臂胳也凡脊脅不謂之體右體者吉禮所尚故於賓主人介用之介俎用胳者欲以臑為諸公俎肫為大夫俎也遵者若多則自三以下皆用左體若無遵者介俎猶用胳不為之變也肺在後者便其取之也凡俎横設其後皆於所為設者為右

右記俎所由與其實

以爵拜者不徒作

正義鄭氏康成曰徒猶空也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隆殺各從其宜唯工不從此禮

敖氏繼公曰此蓋於卒爵之時見其拜不拜之意坐近於拜故當拜則坐飲不當拜則立飲也是二儀經已具之記蓋言其例耳

案坐卒爵謂賓主人介立卒爵謂衆賓以下鄉飲酒

義所謂隆殺之義辨也

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于左不飲者不欲其妨賈疏謂主人酬賓之觶于右便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奠者一而已言凡未詳此與上條惟以鄉飲鄉射之禮言之則可若推於他禮則有不盡然者

案少儀云客爵居左注云主人酬賓之觶賓不舉奠於薦東又云其飲居右疏云一人舉觶賓奠於薦西

至旅酬以酬主人其義正與此同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　敖氏

繼公曰主人獻衆賓惟於長者一人為之洗經云取

爵于西楹下降洗是也一人辭之者禮主於已也

案長者一人亦當稍進南行而後東北面辭洗故曰

如賓禮

右記行禮諸節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東上之東當從敖作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謂在門内位之時也賔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賔若多則容有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也門西北面而東上自為列者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　賈氏公彦曰堂下立者若少則東面北上統於堂若多東面立不盡則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

案主人三拜衆賓衆賓以次受獻則北面者必與東面者相隨而行西上乃順耳若東上則前行者居後後行者反居前盖不可矣特牲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不與衆賓相隨行也

右記衆賓立位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其飲之次也不言飲而言薦以薦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

敖氏繼公曰樂正乃公有司非賓黨也又不立於西方嫌其禮異故明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尊樂正同於賓黨

案樂正既不序於工故以齒於鄉人未必為尊之也

右記樂正薦節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敖氏繼公曰獻賓謂賓介及衆賓獻工兼笙者

右記不徒爵

樂作大夫不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樂賢也　敖氏繼公曰此謂大夫之來也後不及一人舉觶之節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若樂既作則獻工矣大夫之獻又不宜後於工也

案經言既一人舉觶乃入明其入之節也此言樂作不入明其不入之節也未舉觶則賓主之禮未終奪

人之禮非禮也既樂作則賓主之歡已洽後人之樂亦非禮也

右記大夫入節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　敖氏繼公曰既獻工則奠于上篚既獻笙乃奠于下篚也不仍用獻大夫之爵者節異不相因也既獻大夫而酢則奠爵于西楹南

案獻笙因獻工之爵而記必曰獻工與笙者盖獻工畢主人仍奠此爵于工篚至笙入三終後乃再取以獻笙經於衆工之末飲者授主人爵不言其爵所奠處故記明之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注古文無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阼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

案經已言主人獻笙于西階上矣復言之者明獻工

時未得于西階上也蓋獻而拜送于阼者惟賓而工與之同非尊工也位實使之然耳

右記工與笙之獻

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縮所六反霤力又反注古文縮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

敖氏繼公曰縮霤者縮於霤也此禮特縣則有磬鐘鎛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為縣之主而居首也北面鼓之明磬南面設也磬在阼階西鼓在西階東

賈氏公彦曰在堂下兩階之閒東西節也上當堂之南霤南北節也

案大射東西兩縣皆自磬而鐘而鑮以次陳之鼓鼙則稍離之彼西縣縣之正也東縣之鼓鼙别陳有為為之耳此在兩階閒則磬東上而鐘鎛以次而西鼓在西階東鼙又在其東皆南鼓但只一肆耳　又案律惟十二而編縣乃十六者以十二枚配十二律而外更加四清故十六也必加四清者以夷則南呂無

射應鍾四律為宮則其管短而三分損益則夷則以黃鍾為角南呂以大呂為角無射以大蔟為角應鍾以夾鍾為角而所生皆過於其本管之長故減此所生四律之半以為清聲而應之也編簫之管十六義亦準是此前儒之舊說云爾今律呂正義推得所加之四聲乃倍夷則也倍南呂也倍無射也倍應鍾也其算至密其義至精盖又超越乎前說矣

存疑賈氏公彥曰鍾磬者編縣二八十六枚而在一

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鐘磬為肆諸侯之卿大夫半之則分一肆於兩相西縣鐘東縣磬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相有鐘磬二虡為一肆諸侯之士半之分取磬而已案經言士特縣本無天子之士諸侯之士之别注疏以意分之非也凡禮皆然縣若無鐘則闕金聲而音不具且如陔夏為金奏之一此經亦奏陔無鐘則不成金奏矣盖不其然說又見鄉射禮

右記設磬之所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

辨正敖氏繼公曰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與二席南上升降皆當由下其降自南方者由便耳非例然也且經於主人之酢云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亦未必皆自南方也

右記升席降席之法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薦於觶南　敖氏繼公曰不獻者異於衆賓有薦者别於其黨

案燕禮大射禮之司正與士序獻而飲射禮則無獻以明日有息司正之禮也

右記司正薦節

凡旅不洗

正義鄭氏康成曰敬禮殺也　敖氏繼公曰凡凡尊卑也

不洗者不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甚絜也　敖氏繼公曰此承上文惟爲旅者言也若獻酒雖有不洗者亦祭之

右記旅酬殺禮

既旅士不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　敖氏

繼公曰此士亦主人請之為衆賓或有故而不及與賓介同來者也士賤於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故不入云既者終言之也士亦謂當在堂下者也其入則以齒立于西方主人不迎經不言士入之節而記見此則是未旅以前皆可以入也

右記士入節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從才用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上經賓介遵者之俎無出之文主人俎不言以東故記之　敖氏繼公曰授從者云出則是飲酒之禮他人無事者皆不入門

右記徹俎之節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見命之之人與奏之之節也鄉射禮賓降及階陔作

右記奏陔之節

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　賈氏公彦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　敖氏繼公曰有諸公則大夫位於此尊諸公也

右記遵者席位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與音預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

不及謂不獻酒　敖氏繼公曰此贊者蓋以學中之有司及私臣為之西面之位其在洗東南與下言無算爵然後與則此所云不與者獻及旅酬也位西面且不與旅酬亦飲酒之禮異於祭者也

無算爵然後與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乃及之　敖氏繼公曰遠下於賓黨也鄉射禮無算爵執觶者皆與旅執觶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飲酒義謂沃洗者得與旅酬與此異當

以此為正

案旅酬之酬義主於賔故孤行一觶而以周於賔黨即為辯也無筭爵之酬義主於賔主之交歡故兼行二觶必并及於主人之賛者而後為錯也

右記主人之賛者

鄉飲酒總論 徐氏幹曰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

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大司徒民之有罪奇衺者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

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遊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静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説不興邪陂自息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閥閲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禄采方國之謡民見其如此知富貴可以從衆為也知名譽可以虚譁獲也乃離其父兄

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説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為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羡慕者茲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　葉氏時曰成周選舉之法德行為賢道藝為能蓋自鄉大夫正月頒法即教之以此教之之初已為與之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賔禮之隆哉又曰使民興

賢使民興能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所以為公也以所興之人還以長之還以治之則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漢舉茂才未知漢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以利禄之學則所舉皆利禄教以詞章之學則所舉皆詞章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案此篇所載賓士之禮也然使教之不豫則賓之

也何資使用之不詳則賓之也何當故讀此禮者必綜其教之於未賓之先與用之於既賓之後者而具論之則於成周盛時所以人無棄材野無遺賢官無曠職者其道犂然若指諸掌而於所謂治定化神者穆然若接於睫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欽定儀禮義疏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欽定儀禮義疏卷八

鄉射禮第五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賈疏此是州長射法周官大司徒職五州為鄉是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州内來臨此禮是為鄉大夫在焉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别録皆第五又曰周官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

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貫疏鄉大夫職五物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葉氏時曰和内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持弓矢審固也和容容止比於禮也興舞節奏比於樂也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

案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者州長職文若五物詢衆庶則鄉大夫職文也以鄉大夫之職文而曰退而以鄉射之禮則知鄉射之禮主於州長矣

然周官所言者王國之州長也周官著其主禮之人與其行禮之時與地而此經則具其儀也注謂鄉大夫或在者不謂遵者之大夫蓋指管屬此州之大夫如疏家之說也若五物詢衆庶之射則主人以鄉大夫而不以州長其時以三年正月而不以春秋其地以鄉庠而不以州序徒以其儀節悉用此禮故此經中時兼見之如堂則由楹外之文是也大抵鄉飲酒之禮主於鄉大夫之賓興而黨

正之正齒位則其兼義也鄉射之禮主於州長之
習射而鄉大夫之詢衆庶則其兼義也　又案五
物之說注本三物以立義葉氏則據射義以為言
然德者其内德修而後志正行者其外行立而後
體直其餘三者則以配射禮樂是二家之說似異
而實同也以五物較三物所闕者惟御與書數耳
存疑敖氏繼公曰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
聚於學宮飲酒而習射也

案此篇亦皆士禮與鄉飲酒同故敖氏云然存之以備一説

鄉射之禮

正義呂氏大臨曰先王制射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使其習之久而安之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不疑其所行故曰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也

通論汪氏克寛曰弦木為弧見於易繫侯以明之載

於虞書則射藝已見於黄帝堯舜之時而其制度禮文則大備於周也

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州長也卿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賈疏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以戒　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為習民以禮樂不主為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　賈氏公彦曰不言日數戒賓與射同日同

鄉飲酒也鄉飲酒之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
長亦諸侯州長以士為之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為之
敖氏繼公曰迎者出見之之稱雖不入門亦謂之
迎
存疑賈氏公彦曰出迎謂出序之學門
案此所出門乃賓家之門疏誤
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退還射宮賈疏射宮者鄉庠州序是也省録射

事賈疏張侯等事

察衆賓亦當遣人戒之

無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畧　敖氏繼公曰無介者以介尊次於賓同於大夫射時難為耦也

察介以輔賓射乃有賓而無介者主人既與賓耦不可以更耦於介若使賓黨之士若主人之屬耦之又

非所以優介也曷不耦以遵者之大夫遵者之大夫

有無不定故也敖說可與注說相備

右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不言户牖間者可知也記云出自

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户牖之間也

明矣凡席於此者皆東上惟為神席則西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於户牖之間者此射於序

賈氏公彦曰鄉飲酒在庠有室序無室無戸牖設席亦當戸牖之處耳東上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不得以曲禮席南向北向西方為上解之

案庠與序深淺有殊其為規制一也若中無室與戸牖則傍亦無房籩豆俱無所置之何以行禮敖氏引記文證之當已堂上生人之席皆東上不以主人故也遵者席西上則與賓相變

衆賓之席繼而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衆賓之長三人也繼繼賓席也明其以次而西衆賓之席亦皆不屬而東上

存疑鄭氏康成曰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

賈疏決鄉飲酒三賓之席各自特不繼有所殊別

案席無相屬之法相屬則不便於升降矣鄉飲酒禮言不屬此禮言繼互見為義也葢鄉飲酒禮所言者其席耳至此禮乃言其席之面言其席則謂席賓矣席主人矣席介矣其席之特不必言也至衆賓則三

席相繼疑於不特故曰皆不屬也言其面則謂席賓南面矣東上矣至衆賓之席則與之相繼其爲南面東上不異也故曰繼而西也敖說得之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阼階上東西節也南北當東序凡主位皆然

案鄉飲酒禮之席皆不言其面位故此詳之鄉飲酒禮席賓主人介連言此禮後言主人者欲令衆賓與

賔相繼文順也非謂席衆賔訖而後席主人也

尊于賔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

勺上灼反篚音匪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席之東即房戸之間也此亦與前篇互見其文　鄭氏康成曰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

賈疏經云左玄酒據人設尊北面故以西為左若據酒則南面地道尊右以西為右玄酒在右故云尚之

案玄酒亦加勺故曰皆飲酒禮加二勺於兩壺是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深式䕃反

案他處設洗特洗耳此則又將以為下縣之節也

縣于洗東北西面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縣于東方辟射位也賈疏決鄉飲酒無射事縣於階間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縣謂磬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賈疏對大夫及天子士有鐘

賈氏公彦曰此兼鄉大夫

詢衆庶當為判縣而無鍾者若鄉飲酒之從士禮也天子諸侯鍾磬鎛具卿大夫天子士以下亦無鎛以諸侯卿大夫士半天子卿大夫士若有鎛添鍾磬為三半不得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縣謂縣鍾磬與鎛於筍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又云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

然則凡為士者之樂皆得縣鍾與磬惟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次鍾次鎛鼓鼙在其南鍾師職掌以鍾鼓奏九夏鎛師職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然則亦有鍾鼓鎛明矣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畧放大射西方之縣焉

案編鍾編磬十六枚為一堵合兩堵為一肆天子宮縣四肆諸侯軒縣三肆卿大夫判縣二肆士特縣一

肆諸侯之士與天子之士一也鐘磬各十六以備十二律四清聲若無鐘則八音不全不可以為樂矣且九夏皆金奏亦見有鎛何獨於陔夏無之豈陔夏僅以革奏而可乎

右陳席器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

正義許氏慎曰侯本作矦從人從厂象張布之狀矢在其下　鄭氏康成曰侯謂所射布也賈疏下記大夫士皆言布

侯綱持舌繩也賈疏考工記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賈疏無正文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或據此而言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賈疏侯上廣下狹象人張足六尺張臂八尺敖氏繼公曰下綱謂已繫者也綱不及地武則下个亦然

案據許氏則侯字本為射而制射義所謂威不寧侯者從為之辭耳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繫吉詣反又胡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未至也侯北面西方謂之左

賈氏公彥曰侯以向堂為面左下綱以西畔而言

敖氏繼公曰侯以左為尊故事未至則未繫左下綱

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下个而以綱束之也

案侯之上下方左右各有五尺之躬其上方又各有

一丈之舌下方亦各有五尺之舌必綴以綱而繫之

於兩植而後其侯得牢焉所謂張也不繫左下綱謂

惟繫其右方之下綱而暫舍其左方者也中即侯中

也謂之掩者侯中一丈而左方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者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之一丈者相掩故曰中掩也束之者既掩過侯中因用其所綴之綱籠於綱而束之於右方也燕禮之侯臨射乃張而此與大射皆預張之者此在學宮大射在射宮與在寢者異也然雖預張之猶留其左下綱者不繫以示若未張者然故下於繫左下綱時直曰司馬命張侯也其所不繫必左下綱者以侯之西畔為賓所從入之

方故也

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正義鄭氏衆曰容者之也待獲者所蔽也　鄭氏康

成曰容謂之乏賈疏射人職王射三容所以為獲者御矢也侯

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賈疏鄉侯五十弓弓之下制六

尺與步相應五十步則三十丈三分取一為十丈西三丈者經云西五步五六三十故也　郭氏

璞曰容如小曲屏唱射者所以自防　聶氏崇義曰

容縱廣七尺以牛革鞔漆之　賈氏公彥曰參謂三

分之黨傍也在侯之西北邪鄉之　敖氏繼公曰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之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然則此之其南十丈其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矣

存疑賈氏公彦曰云之者謂矢於此匱之不去

辨正鄭氏樵曰文反正為之正以受矢之以蔽矢是相反也　陳氏祥道曰正面北之面南故文反正為之侯必有獲獲必有容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謂之

容以獲者所扉也爾雅云容謂之防容與防皆之之異名也

案之之為義鄭氏陳氏之說是也若如疏解則禮射雖不以挽強為雋然距侯十丈矢已不去其人宜不在與射之數矣惡得以拙射者之短為射器之名乎

右張侯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定多佞反朝直遥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存疑鄭氏康成曰戒時玄端　賈氏公彦曰鄉飲酒賓主俱不言服以彼禮重戒速俱朝服此禮輕故戒時玄端召乃朝服

案飲射一也鄉飲戒宿同服則鄉射同服可知於是言朝服者舉後以見前耳猶鄉飲記之舉前以見後也

賓及衆賓遂從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既退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而與之皆行也言遂者雖相去有間而事賓相接也

案鄉飲酒禮言皆從之此言遂從之互見為義

右速賓

總論敖氏繼公曰自此以後經文及記文有與鄉飲酒禮同者不重釋之

案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故此經自速賓至立司正以及篇末旅酬以後大抵皆同今於其解義之同者概不重録惟詳畧互見者乃為明之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相息亮反厭於葉反下同注今文皆曰揖衆賓

正義敖氏繼公曰門謂學門也少進謂少東　鄭氏康成曰以猶與也少進差在前也

案言以賔揖明此揖不及衆賔也

主人以賔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賔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賔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楣密𢖍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皆行言無先後也主人升一等賔乃升敵者之禮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賔主既行衆賔亦行故云皆行

案以賔三揖亦不及衆賔皆者皆主人與賔也衆賔

猶在門左東面之位若衆賓皆行則將隨賓而揖乎抑賓揖而隨者不揖乎均不可矣且三揖是兩人相耦之禮非旅進之禮也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注今文無作階

正義賈氏公彥曰凡取爵于篚以降者皆是上篚鄉飲酒不言上者文畧也

案鄉飲酒禮階前不言西面此詳之下主人辭降亦云賔西階前東面則知凡賔主奠爵于階前者皆東西相面矣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賔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賔反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

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賔升賔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

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 注古文壹皆作一

案卒洗之節此文畧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

西北面卒洗

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

西階上疑立 疑魚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疑止也有矜莊之色 賈疏鄉飲酒注云疑正立

自定之貌二義相兼乃具

案鄉飲酒禮賓對下曰復位當西序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進物曰獻　賈氏公彦曰周官玉府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　敖氏繼公曰席之當作之席

案鄉飲酒禮賓拜受不言面此詳之

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

案鄉飲酒禮賓受爵不言于席前此詳之

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折之設反後放此嚌才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卻左手執本右手絶末以祭也賈疏約鄉飲酒知之肺離上為本下為末嚌嘗也右手在下絶以授口嘗之

案鄉飲酒禮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此文不具

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挩始銳反啐七内反注古文挩作說

案鄉飲酒禮挩手下不言執爵此詳之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

階上答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

人對

正義賈氏公彦曰鄉飲酒不言虛爵此不言洗互見為義

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北面盥洗自外來賈疏對主人自内出南面反位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賈疏經直言反不言進注以由進乃反故本之

案鄉飲酒禮於適洗曰洗南於興對下曰主人復阼

階東西面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

案鄉飲酒禮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

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

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

正義敖氏繼公曰鄉飲酒無升字

案上既言降盥則此宜有賓升之文鄉飲酒禮於賓

實爵不言升此詳之

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正義賈氏公彥曰奠于序端擬下獻衆賓

案鄉飲酒禮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觶支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酬賔

賔降主人奠觶辭降賔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賔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賔西階上疑立

案鄉飲酒禮賔不辭洗下曰立當西序東面

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西階上北面答拜

案鄉飲酒禮賓兩荅拜皆無北面之文此詳之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辭辭主人復親酌己

案鄉飲酒禮賓西階上拜下云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於薦西

主人揖降賔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將與衆賔為禮賔謙不敢獨

居堂

右主人酬賔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賔衆賔皆答一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賔畢乃與衆賔拜敬不能並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賔

衆賔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知丈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衆賓亦三人在堂上與鄉飲酒數同其堂下衆賓無定數

案獻衆賓之爵飲酒禮取于西楹南而此則取于序端者鄉飲酒有介主人于介右受介酢訖其爵即奠于西楹南此禮無介主人于阼階受賓酢訖其爵本奠于序端故也

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還據堂上三人者降復賔南東

面位　敖氏繼公曰位亦堂下之位賓之南也

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謂堂下衆賓無數者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

衆賓辯有脯醢辯音遍

正義賈氏公彦曰還據堂下無席者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

就席

案鄉飲酒禮衆賔序升

右主人獻衆賔

一人洗舉觶于賔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賔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賔荅拜

案鄉飲酒禮先言升後言舉觶于賔此先言舉觶于賔後言升葢舉觶于賔目下事耳文不妨於互倒也

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賔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賔辭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賔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

正義敖氏繼公曰前篇言受此言取亙文也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遵將亂反注今文遵為僎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

賈疏記云士旣旅不入明末旅皆得入卿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賈疏以其同是卿大夫士禮無異主於鄉人耳　賈氏公彦曰言若者或無不定也　敖氏繼公曰若有遵者謂若有與此會而為遵者也入門左則鄉者賓入之位也不俟於門外別於正賓

案飲酒禮惟於篇末略言遵者之禮此詳之下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介禮可見諸公亦與也經特舉大夫以見遵者之儀耳

主人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迎大夫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　敖氏繼

公曰初位階西以南當序之位

存疑鄭氏康成曰初位門內東面

案自門至階主人與大夫當有三揖之禮焉若此降

復之位為門內東面之位則當主人與大夫揖進時

賔既未可以厭大夫又無使賔隨大夫行之理其於禮也窒矣階西當序之位凡賔降皆立於是當以敖說為長

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賔禮席于尊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東明與賔夾尊也賈疏上云尊于賔席之東則賔席在尊西此言席于尊東夾尊可知不言東上統於尊也賈疏繼尊而言故知西上

敖氏繼公曰如賔禮自三揖三讓以至於一揖

一讓升之儀也此言尊東鄉飲酒言賔東亦文互見也

案下經自升不拜洗至於嚌啐不告旨禮皆與介同而記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賔禮者指辭洗以前禮也拜洗以後雖無諸公亦如介矣經於如賔禮下乃繼之曰席于尊東者遵者有無不定其席不可以預布故既以此明遵者布席之節又以見必無諸公而大夫如賔然後得席於是若有諸公則鄉飲酒記所謂

主人之北西面者是大夫之席位也大夫之席西上與賓相變也可見賓席之不統於主人矣賓與大夫之間有尊焉故不嫌統於賓也若有二三大夫皆西上

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席前獻其西北面與主人既拜送則亦立于階東此與薦脯醢已下皆如鄉飲酒之介

禮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去起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　敖氏繼公曰鄉飲酒禮曰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此惟主言無諸公之大夫

案鄉飲酒禮惟言公與大夫辭席之差而未及其辭之之節據此經則知既獻將薦之時是其辭席之節

矣雖諸公禮亦宜同

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賈疏大夫席西上升由下　賈氏公彥曰注云凡所謂經中三事然上不拜洗亦是殺於賓之類　敖氏繼公曰主人答拜亦於大夫之右

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

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之長乃酢賈疏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即酢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是辯獻長乃酢也

敖氏繼公曰授主人爵于兩楹閒者大夫雖尊若與飲射之禮則屈於正賓其禮但比於介故此授受之節亦惟與介同

案酢之為言報也敵者之禮也故惟賓介大夫得酢主人餘則否然名以定位位以起禮故三賓之名同也其位同也主人辯獻三賓惟長拜洗衆大夫之名同也其位同也主人辯獻衆大夫惟長一酢其義一也若然則遵者若兼有諸公亦當辯獻諸公大夫而後諸公一酢與

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立于賔南雖尊不奪人之正禮

敖氏繼公曰必降者宜與賔序升也立于賔南下

之也鄉射禮大夫下於賔鄉飲禮公與大夫皆下於

介

案鄉飲酒禮之爵其奠于西楹南者獻介之爵也以

其介右拜送故也此亦大夫之右拜送故所奠同處

然彼西楹南之爵其繼以獻衆賔獻訖乃降奠于下

篚此爵疑主人於復阼揖降時亦當以降奠文不具

耳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獻大夫大夫獻衆賓乃升也衆賓其長三人也

案大夫若衆其亦序升與

右遵者之禮

案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此即叙於一人舉觶之後順其節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賈疏既言席工西階上少東復云立于其西故知側近西階

敖氏繼公曰少東據工之下席而言也樂正立于其西猶未至階也鄉飲酒禮曰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欲大東辟射位

案此席工之法與鄉飲無異俱自西階之東始而放于東下經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將射而遷

之則設席時無庸辟射位明矣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相息亮反何胡可反越胡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瑟先賤者先就事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前越言執者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　敖氏繼公曰前越去廉差遠故不可挎但執之而已面鼓者亦變於飲酒

案鄉飲酒禮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又云相者東面坐遂授瑟此不言二人又不言東面皆文畧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此臣禮前首燕禮與鄉飲酒相對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瑟近首鼓處則寛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是以此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深也

笙入立于縣中西面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堂下樂相從也　敖氏繼公曰縣中蓋縣之西

案鄉飲酒禮升歌既畢始言笙入者彼樂備四節其歌笙二節工與笙迭為之故得序入此止有合樂一節須工與笙並為之故笙從工而並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縣中磬東立西面賈疏知不在磬西西面者笙者背磬不可也

案縣在洗東北筴若更東則距階太遠筴者必與歌瑟相比太遠非所宜也在縣西而西面者以須鄉歌者且不可與賓主人行禮者背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如字劉音閤召音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

敖氏繼公曰爲射事繁且久故畧也

案此禮與大射皆畧於樂故此不備前三節大射不備後二節也

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興者瞽矇禮畧也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降立西階東北面　陳氏暘曰樂以人聲為主故合樂亦謂之歌

案鄉飲酒禮歌畢即獻工笙畢即獻笙更越間合二節始告備以至是始備也此則僅有合樂一節故先

告備而後獻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

案鄉飲酒禮獻工之爵不言所自取此乃明之

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

大音泰為于偽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大夫不降亦別於賔主人卒洗亦與賔揖讓乃升此以上著大師之禮異也餘則與非大師者同

案此文專為有大師者言之也鄉飲酒禮記此於獻工既畢之後此經則叙入於此故敖氏别白之

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

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相息亮反辯音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飲坐祭坐飲

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非大師則工之長亦不洗矣乃著笙不洗者正使笙師猶不洗也諸侯之笙師蓋下士為之言遂者承工後也　郝氏敬曰不笙亦獻笙者合樂有笙但不獨奏耳

案鄉飲酒禮獻工既訖主人奠爵于篚更越笙入三終乃再取以獻笙此言遂者明其相因而獻與鄉飲酒之禮異也

筮一人拜于下畫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筮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總獻筮人雖賤中亦有尊卑故一人升餘者不升

案鄉飲酒禮筮一人拜不言於下此詳之衆賓授爵亦升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存疑鄭氏康成曰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

案主人獻工而賓有降者以為大師洗也若無大師則主人不洗即賓不降矣且因主人洗而降者亦惟賓耳衆賓與大夫皆不降也觀鄉飲酒禮止言賓介降者可見就令有大師主人洗而賓降其以賓升亦當在於卒洗升實爵之時如敖氏之說不當至獻笙之後始以賓升也注誤

右樂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降賓不從降

案鄉飲酒主人拜不言再此詳之司正答亦再拜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觶者當酧以表其位顯其事也

楹內楹北 賈氏公彥曰受命謂受主人安賓之命

敖氏繼公曰楹謂兩楹

案由楹内道賔之前乃受命于主人也鄉飲酒亦當然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賔賔禮辭許

正義鄭氏康成曰傳主人之命　敖氏繼公曰賔為射來此時未射若無嫌於不安乃亦請安於賔者飲酒之節宜然也

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注今文揖為升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已安也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注古文曰少退立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為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 鄭氏

康成曰奠觶表其位也

案鄉飲酒禮曰退共少立

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注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立觶南亦其故擯位賈疏案射禮云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為司正此及鄉飲酒作相為司正相即擯也故曰故擯位

案上之少立即此觶南之位也此之其所即上奠觶

之所也所與位雖相距無幾然上之奠觶既言退則此之取觶宜有進取觶雖於其所而卒觶必於其位鄉飲酒禮於取觶不言進於卒觶不言反故此詳之

右立司正

未旅

正義鄭氏康成曰未旅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

敖氏繼公曰大射亦司射已定位即行射事然則射之正禮以此為節上下同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未旅而射者旅則醉恐終不得射也

案燕禮既旅乃射初不以醉為嫌則疏家之說格矣蓋燕主歡心糾儀之意畧無妨射於既醉之後此禮主於習禮醉而射恐其愆於度也故以旅為禮終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　孔氏穎達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

勝負名之曰耦　朱子曰序之外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即西堂下也　敖氏繼公曰記云三耦使弟子司射前戒之至是乃立於此以俟其比也　郝氏敬曰凡射二人為耦三耦用六人長幼序立而西雖有三耦之數尚未定同耦之人立於此以待司射比耦也

案必南面者射位在南也必東上者射耦尚左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袒徒旱反決古穴反挾子協反又音協乘繩證反下並同注古文挾皆作接

正義鄭氏衆曰決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或謂決引弦彄也拾韝扞也　鄭氏康成曰司射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賈疏對大射袒有次在東方左免衣也賈疏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臂指以鉤弦闓體也賈疏用象取其滑也遂射韝也

以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者也賈疏大射注云著左臂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賈疏蔽膚據士斂衣據大夫以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也若對君大夫肉袒亦為蔽膚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儀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賈疏記曰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其方可知引大射是其方也若側持則名執下文兼諸弦面鏃注云并矢於弦尚其鏃是也

敖氏繼公曰司射蓋學中之有司給射事者也設決謂之決設遂謂之遂未射則不搢三挾一異於耦也階上北面位當少東言有司請

射示已不敢擅其事也
案司射之弓與乘矢在鄉射則與扑同倚於階西大射則倚於階西者惟扑耳其弓與乘矢皆在次至誘射後改挾之一个則鄉射大射皆在堂西此挾乘矢而曰兼者明司射之挾矢以一个為正此時以未誘射故兼其乘者挾之也階上者西階上也告賓于西階上下告主人則于阼階上以賓主分階行禮故各就其階而告之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詩曰決拾既佽鄉射曰袒決遂大射曰設決內則曰佩決捍蓋決著於右巨指以鈎弦者也拾著於左臂以遂弦者也拾亦謂之遂鄉射決遂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決捍是也

賔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為于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某不能謙也二三子謂衆賔已下　敖氏繼公曰不能謂不善射也為二三子許諾見所以不辭而即許之意賔為射來故不敢辭但謙

遜而已

通論賈氏公彥曰投壺禮因燕而為之再辭乃許此為衆習禮不專為已故即許大射為擇士故不須云許直告射節此為衆習禮故云為二三子許諾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

正義敖氏繼公曰不請于主人惟告以賓許者緣主人尊賓之意賓許之辭主人與聞之矣必告之者禮當然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告主人當北面東似衍文上言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北面告變於君也大射儀司射東面請射于公

案司射兼司賓主二黨之射故東面以鄉主人猶北面以鄉賓葢兩鄉之所以變於司正也大射儀三耦未射之先司射之請射自阼階前至公臨射之時乃東面請此時之請與阼階前之請同節至下經取矢之後又升請射乃與東面之請同節耳敖氏以此為

變於東面請者誤也

右請射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猶入也

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黨

西面

案弟子蓋即學中肄業之年少者也射為六藝之一

宜所共肄故習射之時既擇其尤者以充三耦次者

或以備衆耦而於其餘者則當其將射也命納射器焉命張侯焉命贊工遷樂于下焉其初射畢也命設楅焉命取矢焉其再射畢也取矢而外又命設豐焉其三射畢也取矢設豐而外又命退楅焉命贊工遷樂於下焉逮乎將燕則又命侯徹俎焉凡皆使之習於禮而嫻其儀相觀而善以為鄉人倡其有過者則司射以扑撻之是其射也即其所以為教也以其非主人之贊者故皆謂之賓黨耳飲不勝時其洗觶升

酌者爲勝者之弟子凡賓之弟子亦多肄業於學可知又周官鄉師職黨共射器其罷疑指旌中籌楅豐而言若弓矢決拾宜射者自備之納之者謂使將射者之弟子各以其弓矢決拾入獲者以旌入釋獲者以中與籌入弟子以楅豐入其既也弓矢決拾楅豐弟子司之旌與中籌獲者與釋獲者司之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倚於綺反括古活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初納時總置于堂西未有所分別既則陳其弓矢陳弓以弓位之上下見尊卑序西堂西之弓其亦皆北上與 賈氏公彦曰序在堂上故矢在弓下堂西在堂下故矢隨其弓而在堂西廡稜之上也北北括者順射時矢南行也 鄭氏康成曰上堂西廉矢亦北括

通論陳氏祥道曰君射則始納於西堂下繼又總之以適次大夫士射則納於堂西而已此尊卑之辨也

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倚於東序也矢在其下北括

朱子曰大射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

案以此推之賓與大夫之弓亦當倚于西序西上惟言西序省文耳西序西即西堂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王弧王之弓彤之蔄卿何休曰天子彤弓是也唐大諸侯之弓彤之蔄卿何休曰諸侯

彤弓是也鄉射大夫士用夾庾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黑之士亦用夾庾者以鄉射有大夫存焉非鄉射則士㢡弓而已枉矢絜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則其達遠故用諸城守車戰殺矢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則其達遲故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七分四在前三在後則其行高故用諸弋射恒矢庳矢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則其行平故用諸散射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則金鏃不獨鍭矢

弟矢已上皆然君子志於中不志於殺故禮射之矢皆謂之志翦羽尚疾也不翦羽尚舒也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而防其傷　又曰詩曰舍拔則獲考工記曰夾其羽而設其比家語曰括而羽之又曰後矢之括猶銜弦列子曰後鏃中前括然則括也拔也比也皆矢末也矢以鏃為首括為末

右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

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毗志反又筆倚反下同

注古文云某從於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敖氏繼公曰比猶合也合之而為耦也命上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既命耦乃定所謂比也下比衆耦放此 察司射升時既言取弓挾矢矣此復言不釋者嫌請命傳命事畢或當釋之也

右比三耦

司正為司馬

正義鄭氏康成曰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為涖酒爾今射司正無事　敖氏繼公曰以其始與射事故名為司馬此時之位其西面於觶南與司正為司馬遠辟君禮也大射儀司馬二人司正如故　方氏慤曰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則以治兵名之也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名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為司馬各從其類也

案此一人耳始為相繼為司正又為司馬其旅也還為司正故注以為兼官也司正以正酒禮司馬以正射禮禮相踵則職相因故司正言作司馬更不待作

又案上經言司正中庭奠觶北面下經言司馬命張侯而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則奠觶在阼階前南北之中而不在兩階之間也審矣

餘論賈氏公彦曰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此篇司射恒執弓矢

則子路為司射也射至司馬則當此節也

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說吐活反繫吉詣反又胡計反注今文說皆作稅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至也　賈氏公彥曰上不繫束之今說其束繫於植也　敖氏繼公曰繫左下綱耳乃云張侯者張侯之事成於此故也

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

正義賈氏公彦曰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明同是西階前也　鄭氏康成曰為當負侯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　鄭氏鍔曰獲者唱獲者也射必有一人執旌以唱獲每侯用一人　敖氏繼公曰侯中侯之中央云坐取旌見其偃於地也倚之侯中若示射者以中地然退反於西方之位也

案前司射命納射器曰階前西面以弟子在西方故也至司馬命張侯亦命弟子則其為階前西面不假

言已此命獲者非弟子矣故特曰又命見與張侯相繼而命其面位不異也

右繫綱倚旌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徙也　敖氏繼公曰適西方自西階東而往西階前也亦西面命之

案弟子在西堂下之南東面立故適西方乃命之

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相息亮反笴古我反又古老反注今文無南

正義敖氏繼公曰如初入謂何瑟之儀與後先之序也堂東堂也必空三笴者辟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惟工耳亦無席　鄭氏康成曰笴讀為稾謂矢幹　陳氏祥道曰矢材謂之稾以竹為常以楛為異　賈氏公彥曰矢人注矢幹長三尺三笴是去堂九尺也

案遷工於阼階東南者奏射節宜就主人之方且其位亦得與縣相近也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　敖氏繼公曰北面者變於堂上之位堂上則樂正與工同面

右遷樂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拾其劫反

除決拾之外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有故之辭拾更也　賈氏公彦曰大射取弓矢于次不拾注云次中隱蔽也此無次故遰取弓矢見威儀　敖氏繼公曰讓者下讓其上也拾者更迭而取之也司射以此二者命之

案言猶者承上不釋弓矢之文明仍於三耦之南北面命之也言猶挾乘矢者起下改挾一个之文明誘射後即不挾乘矢也凡諸射儀司射皆於誘射時以身為教惟誘射無耦則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不能以

身教也故預命之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弣弓把　賈氏公彦曰有司授弓訖復授矢　敖氏繼公曰如此授之是並授也云遂則亦授弓者授之也上既納射器則陳之矣弟子乃留於堂西主授受之事故此時復執以授之　朱子曰後記君袒朱襦大夫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然

則士射皆肉袒與

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搢音晉

正義鄭氏衆曰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賈疏帶有二大帶即紳也革帶以佩玉佩之等插於紳之外革之内故云紳帶之間　鄭氏康成曰未違俟處也賈疏下文乃云三耦皆進搢插也插於帶右賈疏以左手執弓右手抽矢而射故知插於帶右詩云左旋右抽个猶枚也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正義楊氏復曰此時未設中但言立于將設中處之

西南　敖氏繼公曰下經云設楅于中庭南當洗又云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然則此時司射之位少南于洗而西當榮與司射先立于此欲三耦知其位也司射俟三耦畢取弓矢乃適其位者以三耦皆弟子備或未習其禮也

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

正義敖氏繼公曰進亦每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堂西之儀也立于其西南以司射立處為節也俟俟

作射

右三耦就射位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却時還賈疏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今三耦立定卻來三耦之北東面明卻時右還乃復東面也

敖氏繼公曰復云東面者以其違於舊處且明既還而後搢三挾一也

案三耦立于司射之西南則司射位在三耦之東北

至是郤身右旋北面乃少向西行復左旋東面而在三耦之直北又變其東夾者為搢三挾一如三耦之儀以將誘射不欲自異於耦且示三耦以揖進之節也

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注豫讀如榭今文豫作序敖云宜從今文

正義鄭氏康成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

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左物下物也　賈氏公彦曰升堂揖訖東行向楹豫則鈎楹内過以物當棟近北故過由楹北也堂則由楹外過而東行以物當楣近南故過由楹南也物以南面為正東為左物也　敖氏繼公曰自揖進已下皆教三耦以射儀也注云令文豫作序序之文意明白於豫且記亦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令文序州黨之學也堂即庠鄉學也州屬於鄉黨屬於州則三者之學其大小深淺有差矣序則鈎

楹之東而北以其物當棟也堂則循楹之南而東以其物當楣也蓋射者必履物而物有深有淺故耳此篇以鄉射為名而禮乃及於州黨之學者君子之居或近於庠或近於序故其射也各隨其所近而以行禮焉此其所以不容不異也誘射而就左物者以其為主黨也及物揖揖履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堂之制有堂有室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

屋無室曰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

案序無室之說已於篇首席賓辨其不然矣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鄭注云序州黨之學也經注甚明何至此乃改為榭乎爾雅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榭蓋有柱而四面或三面無壁者其不可以為學宫明矣且記明言東房東房之外遵者席焉若無室則賓席於後遵者席於前參差不整必無是

理如併無房則豆籩置於何所而記語亦為虛設矣無室之云究不可從自揖進以及當階及階之揖所謂堂下三揖也自升堂以及當物及物之揖所謂堂上三揖也揖進之揖始發於位而揖也升堂之揖復發於階而揖也當階與當物同義及階與及物同義凡此諸揖惟揖進為東面揖餘俱北面揖乃經於當物必重言北面者以鉤楹由楹為鄉東行嫌或東面揖故也

餘論賈氏公彦曰王制云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右學左學周人東膠虞庠虞殷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宫之東小學在西郊周立虞之上庠殷之右學亦在西郊立夏之東序即周之東膠在王宫之東故云周立四代之學也　陳氏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蓋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

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祀先賢於西學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所謂祭於瞽宗者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

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立特其上者而東序右學與成均並建扵一邱之上也　朱子曰注疏所言四代之學未有以見其必然陳氏說其位置又與諸儒不同皆無可考闕之可也

案并東序於東膠疏說與陳氏同惟疏以上庠右學在郊東序東膠在王宮之東陳氏則謂與成均並在一邱之上位置為異至上庠辟雍與成均為并為析陳氏曾未之詳攷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學名疑即

上庠以其四面環水壅之故又以辟雍名意亦一學而三名與

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還音旋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

朱子曰注意若曰左足履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足則是立矣以志在於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

敖氏繼公曰左足履物履從畫也大射儀曰司射由下物少退則履物者當履

其從畫矣他時凡欲還者必先立此不方足未暇北面而立也還謂右還而南面也右還者為下射宜鄉上射也既視侯中乃俯視而正足則視侯中之時右足其亦在從畫而少退與　陳氏祥道曰凡射履物則先左足以正其位還視侯中以審其的然後俯正而俟物者則之所自出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　賈氏公彥曰大射納射器之下即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

而午此不言畫物早晚者文畧亦當納射器後即畫之也

案矢南行射者必側身西鄉其足當左前右後不得併足也此所云正足乃甫至物時之足容其既乃側身而射如前法觀下文於上耦曰合足而俟蓋合足之後又經司馬命去侯司射命射而後射則知正足非即射時之足容明矣

不去旌去起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不獲　敖氏繼公曰倚旌於
侯而不去者以誘射不主於中且不獲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旌擬唱獲誘射不唱獲
案注所云獲謂中也旌倚侯中不去旌而命中則并
中其旌矣故不去旌者明不責誘射者之命中也其
不責以命中者以誘射者之射而盡中則難乎其為
繼射之人使誘射者之射而盡不中則又無以塞乎
教射之責故惟主於儀而不主於中以是為禮射之

誘射也云爾疏說不如注善

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

正義鄭氏康成曰誘猶教也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不挾矢盡　敖氏繼公曰誘引導也亦有教之之意執弓左執弣也不挾明事畢也挾弓者以右巨指鈎弦不挾則但執弦而已

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注今文曰適序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南面揖揖退也揖如升射謂如其當物升堂之揖也云出于其位南見是時未有司馬西方之位也自賓與大夫之外凡南行而適堂西與堂西出而北行者皆由於此惟發於其位及反位者則否 鄭氏康成曰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
賈氏公彥曰一个不在西階而在堂西故適堂西即云改取一个也 楊氏復曰不從階西徑過堂西必出于其位南而後向北以適堂西亦敎衆耦以適

堂西之威儀也

案司射升時堂上三揖退亦當然但升時之揖北面退則南面故曰南面揖揖如升射也至堂下則降時一揖如升射之有及階之揖也出于其位南又揖如升射之有當階之揖也將適堂西又揖如升射之有發位之揖也此三揖惟適堂西為西面揖　又案言出于其位南則當與三耦立處相當蓋三耦本立于其位之西南也司射至此乃轉而西行至上耦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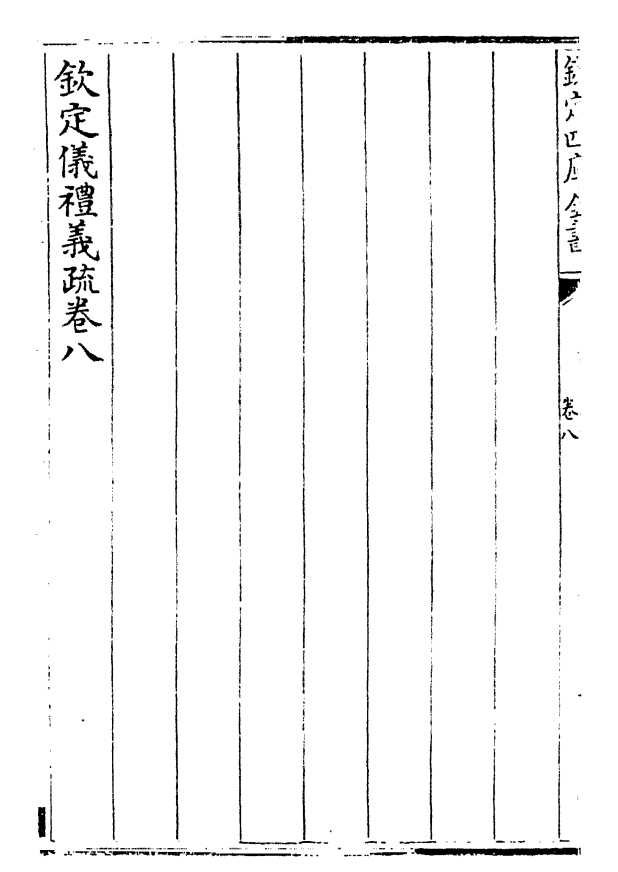
轉而北行以適堂西也言改者改乘為一也不搢三者以將搢扑也

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普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　敖氏繼公曰搢扑者以三耦將射也　陳氏祥道曰衆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閭胥於鄉小胥於學有觵撻司市於市有扑罰司徒於誓田亦有扑禮稱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

案反位謂反中西南東面之位

右誘射



欽定儀禮義疏卷八